

《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

13位ISBN编号：9787313067050

10位ISBN编号：7313067054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人凤、柳和城 编著

页数：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

前言

20世纪80年代初，在研究清末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过程中，“张元济”——菊老的大名第一次印入了我的脑海。1984年春夏之交，顾廷龙、方行、朱维铮、姜义华诸先生在上海图书馆的一次学术聚会结束后，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我被告知，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组织筹划一套“祖国丛书”，第一批选题约1000种，其中“张元济传”命我作为撰稿人。之后拜访了菊老哲嗣张树年先生，记得在树年先生家洒满阳光的客厅里，我翻读着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捧出的一大堆他多年搜集的材料，其中就有1983年2月叶宋曼瑛女士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完稿不久的博士论文《从清代的改革家到二十世纪的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该书是国内外第一部张元济的传记，英文本后来由张人凤先生与我合作译成中文，1992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年5月我应邀参加了浙江海盐张元济图书馆动工兴建奠基礼，在奠基礼座谈会上，陈从周教授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读商务出版的书，很少有人不知道菊老大名的。会上他向学界发出的应该展开有关张元济研究的急促呼吁，至今犹在耳畔。二十多年过去了，学界有关菊老的学术论文已经以千百来计数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原由我承担的“祖国丛书”张元济传一题被取消，但各种张元济传记亦已出版不下十来部，其中就有张人凤的《智民之师》和柳和城的《张元济传》。作为近代一位具有新思想的旧学者，张元济是朴实的，而关于菊老的研究也是无华的。在众多已出版的张元济传记中，1991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树年先生主编的《张元济年谱》令人瞩目。树年先生将其多年积累的资料，在柳和城、张人凤、陈梦熊先生的协助下，完成了一部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而系以大事，并附有详细的人名索引的年谱，这部70多万字以个人为中心的编年体传记，在已问世的张元济的传记文献中独树一帜。该书以其丰富的资料和翔实的线索，不仅使张元济研究得到了显著的推进，而且使这些年有关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的研究，也都呈现出全然不同的繁荣面貌。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推动下，大量书札、日记、稿本和抄本等文献纷纷问世。随着大陆地区档案管理制度的改革，使近二十多年来档案的开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许多原本无法亲眼目睹的有关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新老档案文书，和张元济佚文旧札纷纷现身学界。于是，修订增补1991年版《年谱》不仅可能，而且必要。《长编》的两位编著者虽非历史学专业出身，但多年来，他们致力于菊老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以各自有关张元济研究的多篇论著而蜚声学界。此次两位再度合作，在1991年版《年谱》的基础上，将有关张元济生平资料，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拓展，使《长编》在原有《年谱》的基础上，不仅篇幅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在考订的精审方面，亦有可喜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说，新时期中国学术史的步步推进，在张元济研究中可见一斑。相信《长编》的出版，亦如《年谱》，将为学界的菊老和相关研究，奠定更为坚实之基础。我曾在《浙江学刊》1987年第1期上发表有《张元济研究概述》一文，对之前的菊老研究作了初步的分析，并提出希望学界能够提供一部资料详备的菊老年谱，现在我们不仅已经读到了《年谱》，而且即将收获年谱《长编》，这一个近十年的跨度，亦可见菊老研究之切切实实的推进。二十多年过去了，张元济研究已跨越了“初创阶段”，但我在该文中所提出的关于菊老的“研究面有待拓展，研究点尚须深入”的看法，似乎仍未过时。作为中国旧传统的守护者和新文化的创造者，张元济位居19世纪下半叶文化界的枢纽地位，同时也是20世纪上半期出版界大师级的核心人物，我以为对其生平事业和文化思想的剖析，仍有可以深入的点和拓展的面，点和面的勾连，才能使我们更为深刻和全面地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出版史、教育史和文化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是为序。邹振环 2009年7月20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

内容概要

本书资料丰富，多为首次公布的珍贵文献；考订严格，纠正了不少以前不正确的记载，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的非常详备的著作。

《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

书籍目录

上卷1867年(丁卯 同治六年) 1岁1868年(戊辰 同治七年) 2岁1869年(己巳 同治八年) 3岁1870年(庚午 同治九年) 4岁1871年(辛未 同治十年) 5岁1872年(壬申 同治十一年) 6岁1873年(癸酉 同治十二年) 7岁1874年(甲戌 同治十三年) 8岁1875年(乙亥 光绪元年) 9岁1876年(丙子 光绪二年) 10岁1877年(丁丑 光绪三年) 11岁1878年(戊寅 光绪四年) 12岁1879年(己卯 光绪五年) 13岁1880年(庚辰 光绪六年) 14岁1881年(辛巳 光绪七年) 15岁1882年(壬午 光绪八年) 16岁1883年(癸未 光绪九年) 17岁1884年(甲申 光绪十年) 18岁1885年(乙酉 光绪十一年) 19岁1886年(丙戌 光绪十二年) 20岁1887年(丁亥 光绪十三年) 21岁1888年(戊子 光绪十四年) 22岁1889年(己丑 光绪十五年) 23岁1890年(庚寅 光绪十六年) 24岁1891年(辛卯 光绪十七年) 25岁1892年(壬辰 光绪十八年) 26岁1893年(癸巳 光绪十九年) 27岁1894年(甲午 光绪二十年) 28岁1895年(乙未 光绪二十一年) 29岁1896年(丙申 光绪二十二年) 30岁1897年(丁酉 光绪二十三年) 31岁1898年(戊戌 光绪二十四年) 32岁1899年(己亥 光绪二十五年) 33岁1900年(庚子 光绪二十六年) 34岁1901年(辛丑 光绪二十七年) 35岁1902年(壬寅 光绪二十八年) 36岁1903年(癸卯 光绪二十九年) 37岁1904年(甲辰 光绪三十年) 38岁1905年(乙巳 光绪三十一年) 39岁1906年(丙午 光绪三十二年) 40岁1907年(丁未 光绪三十三年) 41岁1908年(戊申 光绪三十四年) 42岁1909年(己酉 宣统元年) 43岁1910年(庚戌 宣统二年) 44岁1911年(辛亥 宣统三年) 45岁1912年(壬子 民国元年) 46岁1913年(癸丑 民国二年) 47岁1914年(甲寅 民国三年) 48岁1915年(乙卯 民国四年) 49岁1916年(丙辰 民国五年) 50岁1917年(丁巳 民国六年) 51岁1918年(戊午 民国七年) 52岁1919年(己未 民国八年) 53岁1920年(庚申 民国九年) 54岁1921年(辛酉 民国十年) 55岁1922年(壬戌 民国十一年) 56岁1923年(癸亥 民国十二年) 57岁1924年(甲子 民国十三年) 58岁1925年(乙丑 民国十四年) 59岁1926年(丙寅 民国十五年) 60岁下卷1927年(丁卯 民国十六年) 61岁1928年(戊辰 民国十七年) 62岁1929年(己巳 民国十八年) 63岁1930年(庚午 民国十九年) 64岁1931年(辛未 民国二十年) 65岁1932年(壬申 民国二十一年) 66岁1933年(癸酉 民国二十二年) 67岁1934年(甲戌 民国二十三年) 68岁1935年(乙亥 民国二十四年) 69岁1936年(丙子 民国二十五年) 70岁1937年(丁丑 民国二十六年) 71岁1938年(戊寅 民国二十七年) 72岁1939年(己卯 民国二十八年) 73岁1940年(庚辰 民国二十九年) 74岁1941年(辛巳 民国三十年) 75岁1942年(壬午 民国三十一年) 76岁1943年(癸未 民国三十二年) 77岁1944年(甲申 民国三十三年) 78岁1945年(乙酉 民国三十四年) 79岁1946年(丙戌 民国三十五年) 80岁1947年(丁亥 民国三十六年) 81岁1948年(戊子 民国三十七年) 82岁1949年(己丑) 83岁1950年(庚寅) 84岁1951年(辛卯) 85岁1952年(壬辰) 86岁1953年(癸巳) 87岁1954年(甲午) 88岁1955年(乙未) 89岁1956年(丙申) 90岁1957年(丁酉) 91岁1958年(戊戌) 92岁1959年(己亥) 93岁引用资料人名索引后记

章节摘录

7月14日(六月十八日)致盛宣怀书，谓：“丧事少竟，展阅各报，乃知东南十余省之安全，患由我公调剂之力，不能不俯首顶礼矣。报称江督札飭沪道遇事奉承方略，岷帅固知人善任，然非我公感以至诚，亦乌能使其推心置腹，一至于此。元济窃谓今日之事，我公正宜破除成说，统筹全局，毋泥人臣无将之义，一守事豫则立之训，剴切为东南各帅一言而谋所以联之之道，庶无负岷帅倚托之重，与夫东南数千万生灵仰望之诚。嗟乎，祸患至亟，事变之奇，固非寻常举动所能支此危局也。各疆臣既不奉伪诏矣，外人亦声明专攻团匪矣。为督抚者，正宜认明各国代剿乱党，正所以保全政府，亦明知掩耳盗铃，然舍此一层亦无可以着手之处，则何如抱定此义以与从事，将来议结尚可少留余地。何李鉴帅、既帅、武卫先锋各军以行，而苏抚、湘藩又均有统兵北上云，信将以清君侧乎？师以义举，不宜无宣示之文。将以剿团匪乎？中国之兵，岂能与外人共事？元济窃恐此勤王之举，非徒无盖，而又有害者也。徒博一时之美名，而不顾后来之祸变。元济诚不解主此事者之出于何心！此时此事祸犹未甚，数月而后朝局一变，各省疆臣有一于此，则南方必大扰乱。裕寿帅尚非全无知识之人，且有攻击租界之事，况南方督抚固明明有媚嫉洋人者乎。彼时再假忠义之名，以泄其一时之忿，则官军、洋兵、土匪必至融成一片，参互错综，乱无已时。我民何辜遭此涂炭！此我公之所最宜切筹者也。南方主保护之义，自是应尽之职，然使北方糜烂至此，咎实在我顽固政府。我既不能遣兵靖难，致外人受此荼毒，复劳各国兴师动众，代平内乱。返躬自思，能无愧愧？鄙意南方今日交涉似不宜仅以保护为事，各国何以征兵为我殄孽也，则宜有以殫劳之。外人何以受困，由我之无道也，则宜有以抚恤之。南方各省，似宜勉力互筹数百万金充此两项之用。明知巨款虚糜，然未始不可少平外人之气。将来洋兵入京办理各事，于极不和平之中，或可望其稍留体面。即至不堪设想之时，而东南遗民亦可稍免压抑之苦。至各国调兵，现以日本为最多，似宜暗与联络，由是而英，而美，以为外交之根基，以为后日斡旋之地步。此我公之所亟宜商办者也。傅相奉召，无非为外交之事，然政府方持两端之见，岂能听受善言？即听受矣，各国岂肯于兵未入京之前遽行开议？两宫受逼，使馆濒危，各国兵未入京之前，又岂能保无他变？傅相于此亦窃恐束手无策矣！非特此也。傅相办理洋务数十年，而庸耳俗目之何以相待，公当亦习闻其说。今京、津之间，兵匪腐集，方欣欣然以灭洋为号，岂无以非礼相加者。或日可提兵自卫，然以南兵北上，必至一地不良，且傅相履粤未久，所部营队未必足为股肱心膂之用。或又谓可招集北洋旧部，然宋、聂各军不能与团匪划清界限，傅相又乌从而用之？为傅相计，目前实无可以入京之势，且一离粤，粤必乱。彼时入京不能，归粤不得，岂不为失水之鱼，离巢之虎乎？傅相为今日中外倚赖之人，岂可自失凭藉。故元济终谓其不宜离粤也。袁慰帅雄才伟抱，亦当今之豪杰，自去年出抚山左，团匪即移徙而北，今江北犹能安全，未始非其保障之力。山左为江南屏蔽，稍有疏忽虞，淮徐必乱。淮徐乱而江南危，江南危而全局散矣。东南各省似宜并力接济，毋令少有支绌，庶各省得以一意南顾。此又我公之所兼宜代谋者也。井蛙之见，荇臣谋国，断无不虑及之，然未见有所举行，毋宁赘陈，以备采择。元济读礼家居，本不当冒昧言事，只以事关大局，故敢越礼率陈，并祈鉴宥为幸。”（《全集》第3卷，第201-203页）

《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

编辑推荐

《张元济年谱长编(套装上下册)》：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

精彩短评

- 1、起12.4，訖12.10。
- 2、对于了解张元济一生很必要，资料丰富
- 3、喜欢的人可以买来参考下 就是太贵了

《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